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
第一〇五回 雲天彪收降清真山 祝永清閒遊承恩嶺

卻說宋江正在攻擊召村，忽聞陳希真兵馬奪取蒙陰，宋江大驚，急依吳用之計，將全軍退出召村，屯在蒙陰北境。正思對付希真，忽接到清真山告急的文書，知是雲天彪會合歸化三莊，直攻玄武關，□分危急。宋江大驚，再細看那文書，原來馬元因屢次請救不至，句語□分怨憤。宋江看罷，吩咐來人且退。宋江請吳用人後帳，宋江道：「我從此失清真山矣。」吳用道：「若論地利，清真山為我東路險要；若論人材，馬元如何抵得過魯、武、李三位兄弟。且我此刻若還救清真，陳希真必乘勢會合召村，來奪我新泰、萊蕪。那時魯、武、李三人必不生還，而我又連失三城，兼且清真山未必救得，滿盤敗著矣。」遂假對清真來使道：「本寨救兵即日便來，你速去回報頭領，教他放心堅守數日。」來人應命去了。宋江對吳用道：「此信若被希真得知，吾事去矣。」便嚴肅隊伍，申明賞罰，約束眾軍，擺齊明晃晃槍炮劍戟，直抵蒙陰城下，震天震地的一聲吶喊，一陣連環槍炮，震得蒙陰城岌岌動搖。一枝響箭，縛了書信，射上城樓。此時希真已到過召村，因宋江已退，便回城與永清等在城上督兵守備。接到響箭，希真便與永清在敵樓上接看書信，只見上寫著：

「宋江今日有死無生，謹率士卒，親詣城下，恭候道子殲戮。道子如以為未足，願盡傾敵寨之人，以供軍前斧鉞。現有敵寨兄弟三人，被留召村，道子可先取以快心。道子意下何如，今日即求明示。」

希真看罷，對永清道：「賢婿猜此賊來意何如？」永清道：「有甚難猜，顯見此賊有意外之變，進退不可，故為死地求生之計。其意不過求還他三兄弟，即卷甲束兵而退矣。但我偏不由他計算，我但堅守城池，不去睬他，看他何如。」希真笑道：「計怕不妙，但人急懸樑，狗急跳牆，我們抑勒他太甚，萬一失機，悔之晚矣。我看不如權讓他一籌罷了。」便寫起一封答書道：

「頃接公明來書，尊意盡悉：退出召村者，萬不得已而專事於希真也；屯北境者，示有新萊二縣，將勉與希真久持也；來示提及召村者，欲希真以尊意致召村也。夫公明既有意外之虞，進退不可，希真亦何忍乘人於危，為此已甚之舉。但希真既受朝廷褒寵，欽賜忠義字樣，而畏公明必死之怒，引軍退避，殊非所以副朝廷忠義之責望也。願公明熟思之。」

永清看罷稱妙，便將信縛在原來響箭上，射出城外。

宋江得信，大為驚疑。吳用道：「我看此信，他亦有畏我之心。只是他不知尚有何事要勒捎我，且退軍三□里，差一能言舌辯的人，與他面談，便知端的。」宋江依了，便退軍三□里，著帳下一頭目入城去見希真。須臾那頭目轉來，稟道：「陳希真述召村之意，如要還三頭領，必須調還新泰、萊蕪。小人答言，頭領如要照舊例，金珠取贖，宋頭領無不遵命；若有他事勒指，那被留的三位頭領任從處置，願頭領明示戰期。小人說到此際，那陳希真口出蠻言，小人卻不肯應許。」宋江、吳用問是何言，頭目道：

「陳希真說，金珠是要的，更要大王立一盟的，寫明自今以後，永不敢再犯蒙陰。如再犯蒙陰時，但有頭領被擒，立即凌遲碎割，雖百萬金珠，不准回贖。三面言定，後無翻悔。大王想，此等狂言，如何聽得。」吳用道：「你何不也勒他不許犯新泰、萊蕪？」頭目道：「小人何嘗不說，那希真只信口亂說：這是要看的，勢有可奪，不得不奪。」宋江大怒道：「這賊道欺我太甚！」吩咐攻城，忽又停令，退入後帳，與吳用商議道：「叵耐陳希真這賊道，如此抑勒我！我若不依他，三兄弟必不生還，我若與斯殺，枉是勝負難料，勝不得一發吃虧。我若依他，寫出如此盟的，豈不是損我梁山一世威名。」吳用道：「這真難事。況且云天彪攻清真山，將次得勝，他若聞知此事，乘勝來襲新泰、萊蕪，我仍是束手待斃。」宋江道：「如此怎好？」吳用沉思半晌，道：「英雄有忍辱之時。既不救清真，又失卻三個上等兄弟，我此來為甚事，沒奈何只得依了他。我但能守得新萊二縣，再看機會，倘蒙陰有可乘之隙，背盟何妨。那時揚眉吐氣，以償今日之辱。」宋江長吁短歎，只得點頭，又恨道：「何日得生擒雲天彪、陳希真，並召村一般烏男女，劈屍萬段，方泄吾恨！」因復遣使人蒙陰城，允許金珠並盟約，兼乞還龔丁二將首級。希真大喜，便將龔丁二首級，用香木匣盛好，交付來人道：「已死減半價，五萬金珠一個。價無二言，望勿失信。」發付來使訖，並知會召忻，先放還武松以示信。

宋江接到兩處交還的死活三人，又聽得希真這樣言語，懊惱不可名狀，對眾頭領道：「這賊道如此可惡，我誓必有以報之。」眾頭領無不忿怒。武松涕泣道：「皆由兄弟們不肯出力，以致大哥如此受辱。」宋江道：「賢弟何出此言，但兄弟得生還，吾願慰矣。」武松感愧無地。宋江內也疼落的抽出五□萬金珠，四□萬送與召忻，□萬送與希真。那召忻建著欽賜軍功防禦職銜的旗號，希真建著欽賜山東忠義勇士的旗號，各自盛陳兵衛，到了地頭，與宋江昭告天地，歃血為盟。宋江寫了盟約道：

「梁山義士宋江，與猿臂寨義士陳希真、召家村義士召忻，共昭告於天地神明日星河岳：自今日以往，既盟之後，宋江因厭棄蒙陰，兵馬車徒不復涉蒙陰之境。如違此盟，明神殛之。」

希真目視召忻而笑，竟收其盟約，送還魯達、李逵，在壇上宴會，盡歡而散。

希真歸途調召忻道：「此盟約原不足為憑，然我料此賊，必不敢再犯蒙陰矣。」召忻道：「何故？」希真道：「賊至此地，犯縣城必虞貴莊，犯貴莊必虞縣城，賊於此失利二次矣。況馬陞未必不赴援，敵寨亦分當呼應，是以料其必不來也。」召忻大喜。希真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亦不可不防，總俟新泰、萊蕪恢復，方可無憂。」召忻領教。探得宋江軍馬一齊退出蒙陰，召忻便請希真翁婿父女同到村中，治筵申謝。希真命樂氏兄弟守蒙陰，自己同永清、麗卿到召家村。高粱邀麗卿入內敘談。希真與召忻商議，將恢復蒙陰之事具稟通報，說鄉勇同生公憤，會剿賊人，請委員弁來城收復。稟折做就，開筵暢敘。內廳清香亭，麗卿為客，高粱諸女眷奉陪。桂花等四個丫環，隨麗卿同來，見了舊主，一同眾女使服侍。外廳應酬堂，希真、永清為客，召忻、史谷恭、花貂、金莊奉陪。召忻又吩咐送席至城內請樂氏弟兄，希真遜謝。酒闌席散，希真方聞知雲天彪攻討清真山之事，希真喜道：「這番蒙陰可以無患了。」便對召忻道：「小可與召見同去助雲總管一臂。」召忻欣然願往。

希真等在召莊歇了一宿，次日便議點兵。永清道：「泰山此去，還是助戰，還是助個聲勢？」希真道：「助戰利否？」麗卿道：「我們去幫幫雲叔叔，多斫幾個頭顱。」永清道：「助戰未免蛇足。我們不如直趨新泰，敵人不動，我亦不動；若敵人去救清真，我便攻新泰。」希真稱是。召忻道：「賢翁婿兵法，真不可及也。」便一面差人竄了收復蒙陰稟折上都省，一面會齊猿臂、召村兩處人馬，共一萬，希真、永清、麗卿、召忻、高粱統領全眾，一齊到蒙陰北境小汶河上，將河船盡拘北岸。這裡旌旗蔽日，鼓角喧天，紮成一字寨柵，專聽梁山信息。

那宋江、吳用快快提兵退入新泰，聞知清真山尚未失陷，正商議撥兵去救，猶豫未決。忽聞猿臂、石村兩路大隊兵馬，直抵小汶河屯紮，分明是牽制他，不許救清真之意。恨得宋江如窗紙上的凍蠅，一頭無撞處，只得好好修理城池，一面千賊道萬賊道的痛罵而已。

且說雲天彪，自從去年七月，會合正一鄉勇攻清真山，誘敗梁山之後，料此後攻清真山，梁山必不敢來援，便於□月、□二月接連兩次攻擊清真，梁山果不敢發救兵。那馬元因梁山無救，□分危懼，幸喜天彪把兵退了，方能兢兢自保。雲天彪於本年春初，日日操演人馬，整頓軍伍。這一日正在署內飲酒觀書，雲龍侍立，忽見庭前樹梢長風颯颯而來，不移時，大風怒號，刮得枝條柯葉，盡行西向。天彪停杯仰觀道：「東風至也。」回顧雲龍道：「那年你說火攻清真山之法，今番卻用得著了。」雲龍大喜，道：「今番東風，防有大雨，宜火速興兵為妙。」天彪道：「正是。」便傳令剋日興師。傅玉、風會、雲龍、歐陽壽通、聞達、李成、胡瓊，都隨了天彪，統領一萬二千人馬，浩浩蕩蕩，直向清真山進發。一面檄調歸化三莊哈蘭生、哈芸生、沙志仁、晁以信，率領鄉勇，同來助戰。一路東風浩大，天日清明。不日到了清真山，雲龍稟道：「連日東風，恐賊人東山先有準備，我等宜潛師進攻。」天彪道：「何用潛師！」便傳令大小三軍一齊直攻玄武關。這番不比從前，眾軍輪流攻打，端的□分緊急。那馬元與眾頭領，策

眾死命守住，足足攻了一日，相持不下。

至晚，天彪收兵回營。安排晚餐畢，天彪傳點升帳，聚集眾將，命雲龍、歐陽壽通帶五百名軍士，□萬枝火箭，到東山放火；命沙志仁、晁以信領五百鄉勇，多攜帶鼓角，去助雲龍吶喊揚威，不必定求攻破，只要引得賊兵去救，有逃來的，非捉即殺，便算功勞；命傅玉、哈芸生預備木驢地雷，只看守關賊兵亂動，便去攻關；命風會、哈蘭生帶領步兵埋伏，只待關破，便衝殺入去。分派已定，天彪領聞達、李成、胡瓊，大兵都退後伏了，只紮空營，讓賊兵來探。

卻說馬元同周興、皇甫雄見天彪利害，緊守玄武關，教來永兒、赫連進明把守東山路口，一面飛報梁山求救。當夜五更天，望見東山火起，飛報有官兵殺來，順風放火，掌管礮木滾石的孩兒們都把守不住。馬元大驚，對周興等道：「天彪見玄武關攻不破，移兵去攻我東山路口。那裡雖有永兒、進明兩位兄弟把守，恐官兵勢大，我等快去救他。」周興道：「我等都去，恐他這裡來攻關口。」馬元便差人打深天彪，果是個空營，裡面都虛張燈火。馬元道：「這廝果然去偷我東山路口了。」忙同周興、皇甫雄帶領大半嘍囉殺奔東山去，只留一小半人守關。那時彤雲密布，狂風大起，望那東山，火勢蒸天價通紅。

傅玉、哈芸生望見關上人少，急駕木驢直衝關下。每一木驢內，只藏掘子軍二□名，地雷兵二□名。點齊火把，一聲吶喊，將木驢推到城根。傅玉、哈芸生身披軟鎧，手提鷹嘴斧，各在木驢內親身率領士卒，一齊動手。關上賊兵忙來救護。後面雲天彪領聞達、李成、胡瓊大兵擁到，令烏槍兵兩點價的望上打。關上賊兵站腳不住；忙飛報馬元，一面用防牌擋抵烏槍，將千斤石推下。傅玉、哈芸生早已將地雷栽好，撤回木驢。沒多時，地雷轟發，好一似地裂山崩，那關上敵樓女牆，夾著賊兵的屍骸，連排價倒下。風會、哈蘭生見地雷得勝，便領步兵殺入關來。天已大亮，天彪大驅兵馬擁進。馬元聞知玄武關有失，大驚，位轉身來救，正遇官兵，兩下混戰。風會回陣上馬。賊兵奔走辛苦，怎敵官軍勇猛，周興措手不及，被哈蘭生一銅人打得頭顱粉碎，死於馬下。賊兵大敗，官軍乘勢掩殺。風會衝鋒冒險，追殺賊兵。馬元、皇甫雄退入松門關。

風會勇猛，只顧追去，不防山田裡鎮山炮橫打出來，一聲響亮，前隊官兵有二百多人中炮，屍骸平地掃去，炮子從風會馬頭上飛過。風會大驚，忙收住人馬。後面天彪、傅玉等都到，風會訴說如此，天彪道：「這廝巢穴，本不易搗。今已得了他的玄武關，險要已據大半，且就此安營下寨，再作計較。」風會道：「乘這廝喘息未定，待我帶部兵去搜山，這裡一面奪他松門關。」聞達、李成、胡瓊聽了，都精神奮發，一齊願往，請令定奪。天彪依了，便命傅玉同哈氏弟兄助風會去搜山，將四山炮兵盡行殺散，聞達、李成、胡瓊便統大兵搶關。歐陽壽通、晁以信領得勝兵回營，歐陽壽通稟道：「賊人東山樹木盡皆燒燬，大公子望見賊兵已亂，便與沙志仁奮勇殺入。沙志仁將赫連進明刺死，小將斬得來永兒，晁以信力殺百餘人。現大公子偕沙志仁領兵一半，直攻賊入東關，特遣小將等來請令。」天彪大喜，即命歐陽壽通、晁以信領生力軍官兵、鄉勇各五百名前去。

馬元、皇甫雄□分震懼，看看天色，只見油雲密布，微雨東來。馬元滿望大雨降下，官兵斷殺不得，庶可遷延以待救兵，誰知是日只微雨數陣，地皮都不能溫。馬元急極，與皇甫雄勉力支持。大彪見官兵攻關不能取勝，傳諭眾軍，權且將息，等待次日復攻。接連攻了兩日，馬元已接得告急人的轉信。以為梁山救兵，不日就到。又勉持了四日，馬元對皇甫雄道：「看來梁山救兵又不到矣，不料宋公明如此不仁不義。前番不來，猶推路遠，今近在蒙陰，猶不肯來救，不知出自何意。」皇甫雄道：「可知是哩，我們並沒有怎麼得罪他！」馬元道：「我看此地，斷難支持。雲天彪智勇雙全，手下一無弱將。我們六人已經失了四個，如何抵敵得住？依我愚見，不如竟獻了此山，我二人投誠王國，亦是正理，賢弟意下何如？」皇甫雄道：「小弟亦作此想，但不知雲天彪肯否准降。」馬元道：「那事容易，我先修下一封降書送去。他如允准，不必說了；如果不允，再作計較。」二人商議已定，即刻寫了書札。差人送至雲天彪營內。

雲天彪正與諸將商議攻取之策，忽接到馬元來信，拆開看時，方知馬元獻地投降，便與眾將議定，將馬元文書批准發回。馬元、皇甫雄接閱大喜，當日就命眾嘍囉棄寨下山。眾人也因殺伐太重，皆願投降。一行大眾都到雲天彪營外，營門將校領馬元、皇甫雄入營進見。天彪排齊儀仗，升帳接見。二人跪下叩首，天彪吩咐左右，扶起賜坐。二人自陳罪狀，天彪慰諭勸導。二人涕泣沾襟，自恨投誠太遲，天彪就命留在帳下聽用。馬元、皇甫雄見天彪如此寬宏度量，各各自喜，相見了各位將官。天彪安插了降兵，犒賞三軍，大開筵宴，眾將皆大喜。天彪道：「近聞宋江佔據新萊二縣，其志不小，幸賴眾將之力，收得清真，斷其要路。此山必不可虛棄，我意就於此山屯紮重兵，設將鎮守，一面探賊人行止，以圖恢復二縣。請將軍以為何如？」眾將皆佩服。天彪遂將收降清真山情由，並欲於清真山設營置兵之議，一面詳報都省，一面恭折奏聞。天彪慰勞哈蘭生等四人，命其先領鄉勇回村；命風會、聞達、李成、胡瓊領六千人馬，屯紮清真山，恭候旨下，再行定奪。天彪與傅玉、雲龍、歐陽壽通，率領官兵，並馬元、皇甫雄一千降兵，一齊回鎮。魯太守出郊迎接，賀喜，各歸職守，恭候聖旨。

那宋江聞知清真山已降，也只得歎了一口氣，自問難以兩顧，亦出於無奈，只得與吳用趕緊修理新萊二城，商議鎮守之法。

那陳希真、召忻等在小汶河口，聞知雲天彪收降馬元，並於清真山置設重兵，便與召忻拱手道：「恭喜，蒙陰永保無患矣！」原來清真山距萊蕪不過百餘里，此處有重兵扼住，宋江斷不敢越萊蕪而圖蒙陰矣。召忻大喜。此時都省已有員弁下來收復蒙陰，樂氏弟兄交了城池。召忻、高梁謝了希真，收兵回莊。陳希真、祝永清、陳麗卿、樂廷玉、樂廷芳合兵一處，回歸山寨。希真道：「近來連日東風，天色陰翳，漸漸潮濕，日內恐有大雨，宜作速起行為妙。」希真、廷玉、廷芳先行，永清、麗卿後發。邇迤至承恩山，希真等已過山南，永清、麗卿還在山北，天色已晚，各自安營息息。

永清、麗卿在帳內張燈飲酒，閒談軍務，因而議論宋江，麗卿道：「宋江那廝軍裝，端的□分精緻。莫說別的，就是這幾枝箭，枝枝都是上等材料。」永清道：「宋江那廝的輔佐，端的智勇俱備，要平定他，未知何日。」麗卿道：「兄弟，你要好箭，我倒看得一處，有好材料。」永清道：「何處？」麗卿道：「就是這山的東面，無數竹林，枝枝都是好箭材。我來往數次，看得分明。待明晨稟知爹爹，我就同你去採辦。」永清應了。又說了些閒話，酒闌歸寢。

次日，永清差人將採辦箭料之事，告知希真。希真准了，永清便委軍匠贖了銀兩前去。麗卿道：「你我何不親去一走，左右沒甚廝殺，前去看看景致也好。」永清笑而點頭，便吩咐偏將看守營寨，自己與麗卿換了常服，帶了隨身伴當，同上頭口，由承恩東嶺而行，到了天環村，果然竹林茂密。永清便吩咐軍匠前去採辦，永清、麗卿並馬遊行，觀玩山景，一路行來，果然山清水秀。永清、麗卿玩賞了一回，忽見四山雲氣密布，巨雷輾轉，萬木無聲。永清道：「雨來也！」急忙避入一所山閣。侍從人都到了閣下，頭口掛在廊邊。永清、麗卿登閣，只見震天震地的一個霹靂，直向正西打去，雷火如拷斗大小，照得四山通紅，金光百道飛射，大雨傾盆直下。但見萬山樹木，隨著雲氣連排價奔走，雷聲殷隆，撼得山樓動搖，簷前一片白茫茫的接到天邊，不辨村莊屋舍，只是怒濤洶湧。足有兩個時辰，雨勢漸漸小來。永清看那山閣，卻裝折得精雅，壁上有無數題詠。永清一一細看，直看過後窗去了。

麗卿靠了欄杆，光著眼看那閣外雨景。雨勢已小，望見前面一箭之地一所籬落人家，三間廬舍，一方天井，簷前水溜飛瀉，靜蕩蕩不見一人。須臾，忽見兩個孩子，抱出一隻泥老虎來耍子。耍了一歇，忽然走進去了，遺下那只泥虎。只見左邊走出一個略小點的孩子，看見了泥虎，順便捧了去。那起先兩個孩子忽然走出來了，便來奪了泥虎，那小的孩子便哭起來。只見裡面走出一個婦人來，不問事由，將那兩個孩子一掌一個。麗卿看了，心中便有些不平。只見那兩個孩子也哭起來，叫道：「姆姆，他偷我的老虎。」那婦人大喝道：「老虎現在你手裡，他幾時偷的？你這樣放刁，大來還當了得！」便又是好幾掌，喝令跪下。麗卿大為惻然。只見婦人身邊，走出一個俊俏的小孩子，看了一看，飛跑到右間房子裡去了。須臾，那個俊俏孩子同一個□三四歲女孩子出來，那女孩子只在右間房門口，哭著叫道：「他是沒爹沒娘的人，只靠著你姆姆，你朝也打，晚也打，抵椿弄殺他！」那兩個孩子兀自跪著哭。那婦人聽見那女孩子發話，便大罵道：「你這小賤人，做了個姐姐，不曉得教訓兄弟，倒來我面前放肆！小時不禁壓，到老沒結煞。」麗卿方知是伯姆凌虐孤兒，心中大怒。只見那女孩子氣得面孔紫漲，便向籬邊叫一聲：「二哥哥，快來救我兄弟！」只見那籬邊走出四個大孩子，都是□多歲的，望雨裡洗濕透溷的跑過來，一齊發話道：「你這老賤人，這樣行為，雷公公來

鑿殺你！」不問事由，一家一個把那跪的孩子抱出來。只見那婦人大怒道：「要你們這班小嘍囉來管閒賬！」趕出來一手一個奪去。可憐那兩個孩子，兩地下跌成兩個泥湯團。

麗卿怒不可遏，便回顧尉遲大娘道：「你快與我捉這賤人來，我問他。」永清忙過來道：「姐姐為甚事？」麗卿道：「兄弟，你不看見這賤人的可惡？」便連催尉遲大娘去捉。尉遲大娘下閣，領幾個伴當，直奔到那所籬落去，撲進堂前，那婦人大吃一驚。只見裡面走出一個漢子來，大喝道：「什麼人到我家來亂闖！」吃尉遲大娘照臉一掌，跌在一邊。尉遲大娘喝道：「猿臂賽陳小姐要拿人，誰敢阻擋！」把那婦人從兩地裡水拖醃菜的提出來。只見一個小後生趕出來，叫道：「老奶奶，老奶奶！你說的陳小姐，是不是祝玉山郎的夫人？」尉遲大娘道：「是的，你問做甚？」那後生道：「老奶奶，請緩一緩。我是玉山郎的至好，容我去討個分上。」尉遲大娘便立定了：「玉山郎在不在上面？」尉遲大娘道：「都在前面山閣上。」那後生道：「老奶奶請少停一停。」便張傘著展，飛奔山閣來。

永清在閣上看見叫道：「魏賢弟，從那裡來？請上閣來。」那後生上閣，與永清各唱個喏，道：「一向闊別了。」便指麗卿道：「這位就是嫂夫人？」永清道：「正是拙荊。」魏生便向麗卿唱喏道：「嫂嫂奉揖。」麗卿忙答了個萬福。永清與魏生對坐，麗卿坐在下首。麗卿問永清道：「這位叔叔是誰？」永清道：「這位姓魏，是小弟世交，他的尊翁與先君最為莫逆。」便對魏生道：「賢弟久別，一向何處？為何從此地經過？」魏生道：「一言難盡。自從那年尊府慘遭奇禍，家君不勝驚駭，又無處探聽仁兄消息，正憂得苦。家君是年徙居兗州甌山，續聞足下托足猿臂寨，得贅姻於陳道子先生，驚喜相半。近日聞知貴寨戮力王家，再救蒙陰，慶邀天貺，真可喜可賀之至。自兗州陷賊，家君急欲遷移，奈肺病纏綿，起居不便，是以輟光匿輝，與賊為鄰。那李應時來親近，即吳用亦見訪數次，家君以病為辭，不與圖跡。邇年家舍寒微，小弟不得已，游幕諸城。近因東人解職，弟繫念家君奉侍乏人，為此兼程還舍，於此地遇雨，避居於表嫂家。方才婦人，即是弟之表嫂，不知因何事得罪於尊嫂，以致尊嫂見怒。」麗卿道：「他原來是叔叔的表嫂。他庇護親兒，凌虐孤姪，叔叔，你想可氣不可氣？」魏生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待小弟去勸誡他。這裡望嫂嫂看小弟薄面，暫恕則個。」麗卿道：「煩叔叔向他說：下次奴家統兵過此，定來察訪，他若不改，立提軍前斬首。」魏生道：「嫂嫂尊諭，小弟定去傳述。」麗卿便吩咐左右道：「你去向尉遲大娘說，看魏官人面上，權饒恕這賤人。」左右應了下去，通知尉遲大娘放了這婦人，一同上來復命。魏生稱謝了麗卿，便與永清敘談，□分知己。只見兩已住點，永清請魏生到山北寨內一敘，魏生道：「小弟繫念家君，歸心如箭，仁兄處容異日再來厚擾。」永清知不可留，便道：「賢弟歸路珍重，尊翁處叱名請安。」魏生告辭而去。

永清、麗卿並馬回營。當晚軍匠解到箭材，又在承恩山北歇了一宿，次日拔寨起行。永清想此番閒遊，倒得知了魏老叔住在兗州一信，心中甚喜。只因這一信，有分教：一介書生，顛覆得蛟龍窟穴；子遺庶係，施放出震電雄威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